

李而已 著

碧血忠魂录

下

袁崇焕传奇

广东省出版集团
新世纪出版社

碧血悲风录

——袁崇焕传奇

(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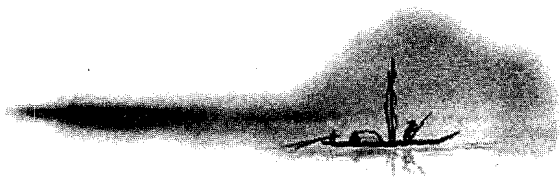
李而已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新世紀出版社



20

士马奋昂开顽寇 同仇敌忾挫枭雄



后金军是在天启六年（1626）正月二十二日抵达宁远城下的，用了一天的时间完成了兵力部署。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对宁远志在必得，所以他不依常理在东北方来路上扎营，而是绕过宁远，横截通往山海关的大道，离城五里从西南而西而北至东北摆开兵力，形成密密层层包围。宁远东靠大海，后退无路，通往关内的大道也被堵死，倒名符其实的成为孤城了。

在鞑子大军压境的危难关头，有人仓惶出走，有人举家逃难；而宁前道兵备副使袁崇焕却把母亲和家人接入危城居住，这种举措不能不使官员和军民惊诧和佩服，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。连日来，袁崇焕刺血为书以忠义激励将士誓死守城的事更加传闻遐迩，城中百姓人人感奋，纷纷要求拿起武器来参加作战。袁崇焕接见父老，赞勉有加，吩咐同知程维英把城中丁壮编成队伍，配属各城，负责输送礮石、茶水。赵小慧自告奋勇参与其事，组织妇女烧茶送水，抚慰老幼。其时虽则大雪纷飞，寒风凛冽，砭肌刺骨，但宁远城中却是热气腾腾，一派士马奋昂的景象。

正月二十四日一早，袁崇焕正巡视罢南城，下得敌楼，跟守卫南城的参将祖大寿作别，守备韩闰昌飞马而来，报说有鞑子的

使者在西门叩城求见。袁崇焕想了想，吩咐道：

“通知西城的左辅将军，放使者进城。且慢，先去知会满桂总兵，回衙一同接见来使。”

袁崇焕和满桂刚刚在大堂上坐定，亲兵就传报“鞑子使者来到”。这位使者一露面，满桂登时双眼冒出火来，咆哮一声，从座椅上跳起来，奋臂戟指，沉声吼道：

“你这厮好大胆，亏你还有脸敢到这里来！左右的，给俺把这奸贼拿下，拉出去斩了！”

两旁的亲兵跨步上前就要动手。袁崇焕挥手叫他们退下，转身向满桂说：

“满将军，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。您且息怒，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满桂捏拳往案上“砰”地一击，恨恨地说道：

“袁大人，你不认识此人，俺可是他化成灰也认得。这厮名叫鲍承先，是个毫无廉耻卖身求荣的奸贼！他身受我大明三朝皇恩，万历年间官为参将，泰昌年间升任副将，天启初年又加封都督佥事衔。可这厮一味的爱身惜命胆小怕死。泰昌元年，他跟从总兵贺世贤守沈阳。鞑子进犯，贺将军奋勇抵抗，力竭阵亡。这厮却不战而退，逃回广宁。天启二年，鞑子进攻西平堡，他跟从总兵祁秉忠赴援。祁将军壮烈殉国，这厮却阵前投敌，认贼作父。如今还胆敢厚着脸皮来做什么鸟使者，你说可恨不可恨？”

鲍承先脸上青一阵，红一阵，口中讷讷地说：“上命差遣，身不由己。”言罢一揖，奉上文书，事先准备好的一番劝降的说辞竟半句也出不了口。

袁崇焕接过后金的文书轻蔑地扫了一眼，哈哈大笑起来：

“鞑子哪里来的三十万人马？满打满算也不足十三万。大言炎炎，别是给自己壮胆吧！”

鲍承先趋前一步，拱一拱手，说道：

“袁大人，识时务者为俊杰……”



袁崇焕把袍袖一挥，打断了他的话，厌恶地皱着眉说：

“别啰嗦了。你以为我大明将士都像你那样贪生怕死吗？滚回去告诉努尔哈赤，我大明只有断头将军没有降将军！我这里已经准备好强弩利刀招呼他了。”

鲍承先还想说点什么，满桂也断喝一声：

“滚！趁俺这刀还没有拔出来之前，快夹着尾巴滚回去吧。俺可没有袁大人那么大的器量。”

鲍承先脸色苍白，灰溜溜走了。满桂和亲兵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逖走鞑子的使者，袁崇焕猛然省起通判金启侔所报告的鞑子奸细的事，传令同知程维英、守备韩闰昌、把总陈天民，立即率领兵丁挨户搜查并晓谕全城：鞑子行将攻城，敌人惯用奸细里应外合；着令百姓万众一心，共同对敌，检举可疑人物，清除隐患。程维英等才只绕城转了一周，百姓闻风而动，里巷耆老丁壮妇孺群起而攻，把可疑之人绑送衙门。经审讯核实，混入城中的奸细竟有十二名之多。袁崇焕下令全部处决，枭首示众，全城肃然。

后金大军早已完成了攻城的部署。努尔哈赤满打满算，凭着女真铁骑的兵威，管教袁崇焕这个未经战阵的书生吓破胆，再加爵禄相诱，定然乖乖的俯首归降。扫除了宁远这个障碍，后金大军就可以直扑山海关，打开通往大明京师的门户了。谁知事与愿违，袁崇焕极为坚定强硬，毫不动摇。听得鲍承先的回报后，努尔哈赤勃然震怒，立即下令对宁远发起总攻。他选择了西南角为突破口，身披铠甲，跃上战马，手执令旗，亲自指挥攻城。

一声令下，八旗劲旅蔽野而来，旌旗映日，人马潮涌，呼啸震天。正黄旗的一位名叫多罗的固山扎兰章京，是努尔哈赤的少年爱将。他一心要在大汗面前露脸立功，一挥袍袖，抖擞精神，高举长矛，一马当先，高声呐喊着，率领部下骑兵直冲向前。

打发了鲍承先，搜捕处决了潜入城内的奸细，袁崇焕心知大战即将爆发，他随着就登上城楼坐镇，指挥全局。闻报说城西南的鞑子军队异动，有大举攻城之势，他立即赶过去。散杂在城西

隅几门红衣大炮旁的炮手，看见他到来，都笔挺地各就各位肃立。袁崇焕靠着雉堞瞭望，只见前方地平线处扬尘蔽日，鞑子人马密密麻麻蝗虫般匝地滚过来，马蹄声震撼大地，仿佛隐隐的沉雷。他返身向炮手们问道：

“你们怕不怕？”

炮手们异口同声说：

“不怕！”

“鞑子就快冲过来了，你们都准备好了招呼他们吗？”

一位炮长瓮声瓮气地回答：

“报告大人，火药已填进炮膛，正在调整炮位打他冢家铲！”

“好！”袁崇焕开心地笑了，既为这位炮长的豪气，也为那熟悉的乡音。他定睛看时，原来这炮长是罗立。袁崇焕高兴地说：

“好哇，原来是罗立呀，做了炮长了。为国立功的时候到了，瞄准鞑子给我狠狠地揍，打他冢家铲！”

“是！打他冢家铲！”

眼看敌军快要进入射程，火器营都司金书彭簪古大声下令：

“各就各位！瞄准鞑子！预备……”

炮手们点擎着火把，紧张地聆听号令，准备燃点炮捻子。

鞑子的军队进入射程了，看得见头盔上映日的红缨，听得见震天动地的嗷嗷呼叫。袁崇焕虎目圆睁，举高手用劲往下一斩。彭簪古大吼一声：“放！”

“轰隆”一声，罗立的那门炮应声而响。冲在前头的鞑子骑兵队伍立即出现了一条血胡同，断臂断腿开膛破肚的横七竖八躺倒一地，多罗固山扎兰章京连人带马被炸得血肉模糊。鞑子兵冷了一怔，还没有回过神来，宁远城上的火炮又接二连三地轰响，鞑子军阵又出现了一条条血胡同。在阵上指挥的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猛然省悟，是自己轻敌，太小觑了宁远城中的这位南蛮子书生袁崇焕了。于是他立即下令，“骑兵后退，改用‘结阵’战法”。像遇到了一道坚固的无形防波堤，鞑子兵的汹涌的人潮“哗”



地向后倒退，嗷嗷的呼叫沉寂下来，伤者的呻吟此起彼伏。多罗的亲兵用红绸包裹着固山扎兰章京的尸体，哭泣着抬走了。

所谓“结阵”战法，是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多年来与明军作战中创造的克敌制胜的战术——战车与步骑兵联合结阵的战术：以“楯车”为前导，战车的前面安装了一块五六寸厚的木板，再裹上生牛皮，作为挡板。战车的两侧各装着轮子，可以前后转动。它的作用在于掩护进攻，用来对付明军的火力和箭矢，所以叫做“楯车”。楯车后面隐蔽着弓箭手，与明军对射抢攻。后面紧跟着一排小车，装满了泥土，用以填塞明军挖掘的壕堑。最后面才是骑兵和步兵。骑兵人马都披着重铠。野战中，一开始的时候，骑兵并不出击，先用楯车抵挡明军的火器和箭矢，等第一次射击完毕，明军正在换装火药的时候，骑兵便突然奔驰冲出，像一股狂飙刮来，分两翼向明军猛扑，把明军冲得七零八落。扒城的时候，步兵扛着钩梯，借楯车的掩护推进，越过壕堑，竖起钩梯，蜂拥而上，不多时就翻越女墙，杀散明军守卒，夺下城堡。

如今努尔哈赤又要使用“结阵”战法了。不过他瞭望着高大雄伟的宁远城，心里一时又有些踌躇，沉吟着没有下攻击令。

这座宁远城是袁崇焕的心血结晶。早些年，辽东经略王在晋议论构筑重城以为屏障捍翼山海关的时候，就是他力排众议主张构筑宁远，得到阁臣孙承忠的全力支持；也是他亲自设计并主持了筑城工程。从天启二年冬到三年秋将近一年的时间里，他率领祖大寿等部属监督工事，在旧宁远的废墟上构筑新城。城高三丈二尺，雉高六尺，墙基宽广三丈，顶部宽广二丈四尺，坚固异常。这么高大的城墙，钩梯无论如何是够不上的，要想强行攀扒，难哪！

努尔哈赤寻思了好一会儿也没有想出破城的善策。范文程上前献计说：

“大汗，城高难以仰攻，不如强行凿城。”

“对！”努尔哈赤拊掌称善，“就是这个主意。”

他马上下令步兵带备斧钬锥凿，以楯车为前导，冲向宁远城

下，强行凿城。

后金军的第二波攻击又开始了。百十辆楯车掩护着步兵汹涌冲来。城上火炮齐轰，弹着处楯车粉碎，血肉横飞，死伤狼藉。那些后金兵也真够悍勇，不管头顶上炮火箭矢交飞脚底下尸体错杂，在战鼓的激励下，推着楯车拼命向前。早有七八辆楯车冲抵城墙脚下。火炮不能直射城下，箭矢、礮石也奈何不了楯车上的挡板。后金兵就在楯车的掩护下，乒乒乓乓凿起城来。约莫过了两个时辰，城脚下已经有三四处被凿通了大大小小的窟窿。

正在城楼上指挥的袁崇焕，接到报告得悉险情，马上赶来。满桂已经在那里领着亲兵捕杀窟窿中的鞑子兵，一见面就向袁崇焕抱怨险情迭出，兵员吃紧，人手不足。他唉声叹气说道：

“俺这些亲兵人数有限，只顶得一时一地，可无法长久支撑，更顾不了全城。嗟，缺乏兵员，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对付呀！”

袁崇焕严肃地对他说：

“兵员倒有，满将军不愿意用罢了。下官如今把前屯援军二千精兵调来给你指挥可好？”

满桂搔搔头，不无尴尬地嘿嘿笑道：

“那敢情是好嘛。”

袁崇焕立即派袁升高去把在东城待命的前屯援军调来，交割给满将军。他迅速地察看了几处凿通窟窿的险情，一面飞调把总陈天民率领的城内外猎户所组成的火铳队前来，歼灭凿城的鞑子兵；一面命令守备韩闰昌组织指挥民工挑土运石堵塞被凿破的缺口，他本人也亲自参加挑运抢险。幸亏城墙建筑坚固，当时天寒地冻，被凿坏的墙体没有塌下来。民工们看见袁大人也亲来挑土搬运，人人感奋，个个争先。抢堵间，忽然一支冷箭从窟窿缺口处飞射过来，正中袁崇焕左臂，登时血流如注，湿透重袍。韩闰昌等几位将官都劝他保重，且回衙休息去。袁崇焕厉声说道：

“我们宁远城，别看只是小小一个弹丸之地，它可牵系着中国的存亡，倘若失陷了，几年之后，我们的父母儿女都会成为俘



虏奴隶！我要是苟且偷安，有什么脸去面对列祖列宗和后辈儿孙！”说罢奋力拔出箭矢，撕下战袍裹扎伤口，继续指挥防御。

在场的官兵民众都被深深地感动了，他们都暗暗在心里使劲：要学袁大人，要对得起祖宗和后代，拼了命也要把宁远守住。他们更加奋勇地挑土运石填堵缺口。可是按倒葫芦又涌起瓢，一个窟窿被堵塞了，另一处又凿出了窟窿；并且又有多辆楸车冲到城根在凿城，使人穷于应付，情况万分危急。

通判金启侗匆匆赶来，向袁崇焕献计说，如此这般烧他狗日的可好？袁崇焕大喜道：

“好！就这么办，烧他冢家铲！由你主持，率领属下的工匠和兵勇去对付，叫火器营都司金书彭簪古将军跟你配合。”

金启侗率领着工匠和兵勇，抬着一桶桶的火药和一捆捆的棉被垫褥上了城楼。他亲自施为，把火药均匀地筛在棉被和芦花垫褥上，各卷成一捆，投向城根下的楸车。彭簪古指挥士兵跟着射下点燃的火箭。箭着处，火药引发，立即呼啦啦地燃烧起来，火势飞腾，扬起丈来高的烈焰。一会儿，楸车化为灰烬，后金兵也一个个被烧成焦炭。城头上守卫的明兵看见这般情景，登时高兴得又蹦又跳，高声欢呼“万岁！”袁崇焕也抚髯点头赞赏说：

“金通判的主意高！他发明的这种新武器可称得上是‘万人敌’。”

一捆捆的棉褥投掷而下，一支支的火箭发射中的，一股股的烈焰冲天而起，一辆辆的楸车化为灰烬。正当官兵们欢庆敌人的攻势被遏止、宁远城转危为安的时候，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。点燃着要发射的火箭被风一吹，一颗火星飘向通判金启侗的胸前。他一直在敷设“万人敌”，浑身沾满了火药粉末，火星扑来，呼啦一声全身着火。他无处走避，也不愿走避。身后有一捆捆待投掷的“万人敌”和火药桶，旁边是却敌的红衣大炮，无论避向哪里，都可能引致有爆炸伤人毁城的惨剧发生。因而他扑向雉堞，抱着女墙，强忍着钻心的刺痛，没有一句呼号，没有一声呻吟，一直到死。一位赤胆忠心足智多谋的爱国志士就这样壮烈牺牲了。

周围的官兵都惊呆了，泪水簌簌地流下来。猛可里袁崇焕奋臂怒吼：

“金通判是为保卫宁远而牺牲的！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，继承他的遗志，杀敌报仇，打他亵家铲！”

“继承遗志，杀敌报仇，打他亵家铲！”

城楼上一声声怒吼，滚过一阵阵响雷。

后金军仍在冒死进攻，一辆又一辆楯车冲到城根。

城中百姓主动献出棉被垫褥给军用。一个又一个“万人敌”投掷而下，一堆又一堆烈焰冲天而起。城外遍地是后金军留下的尸骸。雄伟的宁远城巍然屹立，岿然不动。

天色渐近黄昏，在阵前指挥的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喟然兴叹道：

“寡人自二十五岁兴兵以来，凡四十三年，身经百战，戈矛所指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想不到这么小小一个宁远，居然这么难拿下。这个南蛮子袁崇焕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竟这么难对付？”

说着说着，抑郁莫名，他一阵气恨攻心，胸膈酸疼汹涌，“咯”的一声一股鲜血直往外喷，顿觉晕眩，一头栽下马来。周围的贝勒贵人文武官员吓得手忙脚乱，赶忙一边把他抬入军帐中歇息，传医治疗，一边鸣金收军。

第二天，努尔哈赤卧床不起，八贝勒皇太极负责前线指挥，仍用楯车强攻，又重演了前一天的故事，徒然葬送许多后金士兵的生命，毫无所获。第三天重施故伎，依然铩羽而归。努尔哈赤听了皇太极垂头丧气的报告以后，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说：

“老天，老天！为什么竟不让我一遂伐灭大明的心愿！”

说着又咯了一口鲜血。皇太极和侍卫们慌忙上前搀扶，努尔哈赤摆摆手说：

“算了，撤军回去吧。”

二贝勒阿敏愤愤不平地说：

“赔了几千女真勇士，一无所获，就这么回去吗？”

大贝勒代善进言说：



“此去宁远之东的觉华岛，是明军囤粮之地，并无重兵。如今天气严寒，冰冻三尺，不用舟楫，铁骑可长驱直入。何不领兵去大掠一番，也是收获。”

努尔哈赤点点头说：

“你就领兵去吧。”

第四天，后金军偃旗息鼓缓缓后撤。代善率领一支精锐，闯入觉华岛，大肆烧杀掳掠。觉华岛明军全军覆没，守将金冠阵亡。后金军把在宁远所受的窝囊气尽情发泄一番，然后收兵会合大军，一起回盛京去了。

——这是明朝和后金军队多年来的交战中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，它使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从“常胜将军”的宝座上跌了下来，明朝把它称为“宁远大捷”而载入史册。

当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兵围宁远攻战惨烈的时候，久已虎视眈眈的西边的蒙古哈刺慎部，也伸出手来捡现成的便宜，出动五千兵员侵掠前屯卫属下的平川和三山堡。赵率教一接到警报，立即亲自率领三千精锐骑兵赶赴平川，给予迎头痛击，把进犯的蒙古兵打得溃不成军，斩首百余级，夺马二百余匹，一直追到蒙古人杂居的高台堡，赵率教这才收兵回来。

当后金大军围困宁远孤城的时候，辽东经略高第，龟缩山海关拥兵自重，对袁崇焕送来的塘报置若罔闻，似乎宁远的安危与他毫不相干。明朝朝廷君臣接获塘报，一个个绕室彷徨，兵部尚书王永光不禁哀叹：“无善策！”大家都认定“宁远必不守”。一旦捷报传来，举朝欣喜若狂，从士大夫到黎民百姓奔走相告，万人空巷欢庆胜利。兵部尚书王永光赞誉说：“辽左发难，各城望风奔溃。八年来贼始一挫，乃知中国有人矣！”天启皇帝朱由校也下旨褒扬说：“此七八年来所绝无，深足为封疆吐气。”

于是明廷大行褒赏，除了封赠金启侗等殉难官兵抚恤家属之外，各级将官都叙功升官荫爵，袁崇焕也升任为加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。

21

喜庆重重 军民同道贺
忧烦种种 镇督竟操戈



击走鞑虏夺取了胜利的宁远城，沉浸在悲喜交集的欢乐之中。城外居民虽然幸亏迁入城中保得合家大小平安无恙，但原先居住的房舍却给鞑子在撤走时一把火烧成白地片瓦无存，如今搬回去竟无处栖身，再加上天寒地冻，不能露宿，他们既气愤又彷徨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不少人有亲友在觉华岛，这次却罹劫遇害或被掳走。如参将祖大寿，他在觉华岛的别业被焚毁，照看别业的一位族弟和两名家丁也在乱军中被杀。这些人都既伤心又切齿痛恨。

这一天袁崇焕正在府衙聚集将官商议处理战争善后事宜，一是抚恤殉难官兵，一是安置遭灾百姓，一是给官员将士叙功请赏。门官来报，有合城百姓共推耆老绅矜牵羊担酒前来叩衙请见袁大人。袁崇焕有些惊讶，想了想明白了几分，便邀了副总兵满桂、同知程维英等一班将官一齐步出府衙。为首的绅耆见了袁崇焕，立即趋前跪下说道：

“袁老爷，宁远父老乡亲感谢老爷救了合城百姓。”

他身后的耆老绅矜和一众百姓跟着纷纷跪下，黑压压跪了一



大片，齐声高呼：

“感谢老爷救了合城百姓！”

袁崇焕大惊，赶快下跪还礼，一边把跟前的耆老搀扶起来，一边说道：

“这个如何当得。快快请起。”

待众耆老起来站定以后，袁崇焕向大家拱手高声说道：

“袁某十分感谢父老乡亲的厚爱。这次能够击退鞑虏取得大捷，上仰我朝洪福，下靠全体将士官兵和合城百姓同心协力众志成城。袁某在围城前夕所发公告说的‘彼此同心，死中求生，必生无死’，正是此意。袁某不过居中运筹尽竭绵薄罢了。今后治疗战火创伤葺城救灾，还得靠父老们群策群力。”

众绅耆齐声说：

“这个自然，何消说得，我等愿听鞭策。”

袁崇焕吩咐袁升高带领亲兵收下羊酒转送各营犒劳将士。

送走了耆老绅衿，袁崇焕与一班将官复回府衙议事。在议论到给官员将士叙功的时候，却发生了不愉快的争执。

宁远保卫战中，副总兵满桂负责提督全城，在武职人员中功劳最大，谁都没有异议；论及各位将领的功劳，大家也没有什么分歧。末后，中军守备何可纲却提出来说：

“我们似乎把一位将军的功劳给忽略了。”

参将左辅、朱梅齐声问道：

“是谁？”

“就是前屯的赵率教将军。……”

“屁话！”没等何可纲把话说完，满桂就已经瞪着眼骂起来，“俺这里打胜仗赶跑鞑子立了功，跟赵率教那小子有个屁相干！”

“话可不能这么说。”看见何可纲口齿讷讷憋得脸孔通红，祖大寿忍不住开口了，“宁远被围的危急关头，赵率教将军派了二都司四守备率领二千精兵前来增援，不但增强了宁远的防守力量，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军心民气，怎么能说没有功劳呢？”

“他赵率教为什么不亲自来？一想起这事俺心里就窝火。”满桂骂骂咧咧地说道，“要记功也只能记给那二都司四守备，轮不上他姓赵的。俺在宁远浴血奋战，他躲在前屯瞧热闹，如今却想来分功，没门！”

“赵将军能够派出二千精兵前来增援宁远已大不易，实在难能可贵。”袁崇焕耐心解释道，“他要不是谨守汛地，又怎么能够在宁远大战时击走想抄我们后路趁火打劫的蒙古人呢。”

“说来说去都是姓赵的有理。”满桂一捶茶几站起来，大声嚷道，“袁大人，你也偏帮着他，要给他叙功，那就把俺的名字抹掉，把俺的功劳都记给姓赵的好了。”说罢怒气冲冲地一甩袍袖，迈开大步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同知程维英和参将左辅赶快追上去，婉言相劝说好说歹把他拉回来。满桂兀自黑着脸一言不发。袁崇焕白了他一眼，也不跟他计较，顺着原有的话题，请各位将官把有功人员一一报上来，准备拜札上奏朝廷。

过了半个多月，朝廷褒奖的恩旨颁发下来了：袁崇焕升为加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，荫锦衣指挥僉事；满桂以守卫宁远军功升为都督同知，实授总兵，荫锦衣千户；赵率教以守卫前屯击退蒙古侵扰军功升为都督同知，实授总兵，荫锦衣千户；左辅、朱梅和祖大寿俱升为副将，何可纲升为参将，其余将官俱各升赏有差，连炮长罗立也升任为火器营把总。宁远官兵上下一片欢腾。

这一天，袁崇焕参加庆功宴罢刚回到府第坐下，就有仆妇来请，说是太夫人呼唤。他来到后院房里，只见母亲正在跟崇煜和小慧闲聊。看见袁崇焕进来，小慧站起来就要走。太夫人一把拽住了，拉她重新坐下不让走，然后回过头来对袁崇焕说道：

“趁今天人齐，大家都在这里，我有话吩咐，你们都好生听着。这次北来辽东，只因思念焕儿，想来一聚。不巧碰上鞑子兵来一场大战，担惊受怕，昼夜不宁，全亏有赵姑娘跟我做伴给我



壮胆，这才支撑过来。如今聚也聚了，惊也过了，我打算过两天就回广东去，别再在这里碍手碍脚，免得焕儿为我分心妨碍了给朝廷办事。这些日子里，焕儿和赵姑娘的情景我都看在眼里，我老太婆一把年纪了，什么事情不省得。赵姑娘人品好，又懂武艺，出自将门，跟焕儿挺般配。焕儿身边也需要有个人。你那妻子黄氏身子孱弱多病，至今没有一男半女。自古有道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为后嗣香灯着想，焕儿也早该找个人了。如今由我做主，给你们把婚事定了，赵姑娘与黄氏一般的两头大。不过焕儿有父丧重孝在身，须待明年服满之后才可过门完婚。”

在太夫人说话的当儿，赵小慧一直俯着头，正眼也不敢望人，脸颊臊得绯红，心里却是喜滋滋的。袁崇焕心里也自欢喜，回了一声“一切按照娘亲的吩咐去办就是”。

送走了太夫人，袁崇焕心无旁骛，全副精神都投入在边防军务上，但是不愉快的干扰却接踵而来。头一件是魏忠贤把手伸了过来。那个魏忠贤操纵了朝政，又想控制军队染指兵权，于是把手伸向边关。早在孙承忠督师辽东的时候，魏忠贤就已经动上心思了。他一再设法竭力笼络，可是孙承忠不屑一顾。孙承忠的极度鄙视，使魏忠贤老羞成怒，于是他对孙承忠力加压制排斥，终于迫得孙承忠罢官致休。接着，魏忠贤就派了个爪牙高第去任辽东经略，镇守山海关。谁知高第不争气，畏敌如虎，在努尔哈赤大举围攻宁远的时候，他却龟缩关上，只顾自保。他的卑怯劣行招到朝野的非议和挞伐。魏忠贤只好把高第撤下来，换上个王之臣。魏忠贤还不放心，又加派他的心腹太监刘应坤和纪用等六人出镇辽东。袁崇焕一看到邸报知道了这件事，立即抗疏提出谏争：

兵，阴谋而诡道也，从来无数人谈兵之理。臣故疏裁总兵，心苦矣。战守之总兵且恐其多，况内臣而六员乎？又所籍之随行，兵法不得问者，不知几许乎？昨部臣崔呈秀疏荐

厂臣魏忠贤，约束内官，不干与部事。部事且不令干与，况呼吸存亡之兵事乎？

所谓“兵，阴谋而诡道也”，指的是军事要保持高度的机密，而且军情变幻莫测，为此要求统一指挥，步调一致。如今一旦来了“内臣而六员”出镇，袁崇焕担心事权不一，处处掣肘，扰乱法度，为祸边防，因此上疏婉言抗争。可是魏忠贤哪里会听他的，用煌煌圣旨压下去，旨曰：“内臣出镇清查，万不得已。内刘应坤等三人，前解军器，秋毫不扰，朕因择而用之。……诸臣自当安心殚力，务图万全。切勿以多牵、多制为虑。”接到如此这般的圣旨，袁崇焕无可奈何，明知再谏争也无用，只好罢了。

这些太监全是魏忠贤的耳目，他们来到辽东不久，就获悉满桂跟赵率教不和的情况，以二将争功不和为题密报上去。于是就有朝廷的旨意下来，切责巡抚袁崇焕，查问情由，要他协调两位总兵的关系。于是袁崇焕不得不把个中原委如实上奏：

满桂和赵率教，全都是微臣以往情深谊重的好友，就是他们二人也彼此深情结纳。可是在宁远大捷之后，就完全不同了。之所以会这样，原因是鞑虏进逼宁远的时候，赵率教派出他部下的精兵，由两员都司四员守备率领东援宁远。满桂拒绝不准那些援兵入城。微臣强迫下令然后才接纳入城，却又不分派守城任务。一直到正月二十四日巳时，西北角被攻打快要崩塌的时候，他向微臣要求援兵，微臣才能够调前屯的援兵接应，投入战斗。后来赵总兵想凭着这个分享功劳，而满桂不但不肯跟他共享功劳，并且还责备他不来救援。其实赵率教已经派出他部下的精兵来救援了，其余的兵力要为保卫前屯着想，如果倾营前来，能够保险不受西边蒙古人的侵犯吗？赵率教事后绝无一句怨言，而满桂却逢人就



发牢骚，愤愤不平。这就是两人不和到处传扬的原因了。

袁崇焕在这里所说的全是事实，可是满桂知道了以后却极为不满，认为袁崇焕偏袒不公，从此关系恶化，由起初的怨怼发牢骚，发展到后来竟然当面顶撞违抗军令。

当时，袁崇焕这位辽东巡抚属下有两位总兵，就是满桂和赵率教。袁崇焕按照自己“以守为战”，“且屯且守，渐筑渐前”的战略思想，给属下的这两位总兵划分管辖信地，明确防务职责；为此他还特意上奏朝廷核准：

臣以书生，不闲军旅，从督师辅臣孙承忠与旧抚阎鸣泰后，力主恢复，时论是之。不意已奄有宁、前，跨及锦、右。始终共关外之事，则总兵赵率教、满桂二人。臣自作令蒙皇上特知，诸臣合属留用。赵率教则阎鸣泰与臣作道时保其出关；满桂为枢辅中军，臣引之同出宁远。今皇上升臣为辽抚，而二人俱领元戎。臣今驻扎宁远，远在敌冲，为责颇重，又不得分责于二人。

往时，止以关门为经、督、抚、镇之信地，宁、前一带俱驻防兵马，东则哨探屯种而已。今皇上已敕臣驻扎宁远，则既复之地，如宁以西，便当随地分任，设立专官；未复之地，亦分头探哨，渐图恢复。如总兵赵率教则驻前屯，领关内三部各一车营，马步共六营，后劲属之，仍辖中前一所、前屯一卫，与关上俱其信地。满桂则驻宁远，领前、中、后各一车营，马步亦六营，前锋属之，中右一所、宁远一卫、中后一所俱其信地，而令其司三路哨探，远出锦、右，又广以明一军之耳目。二镇各逐堡修理，分地授田，台隍烽堠，地日辟而餉日减，渐以复祖宗之旧。明年复几城，又具题分信。大抵两镇更迭而前，交相为援。今年满桂在宁远为前锋，则赵率教为后劲；明年赵率教出锦州为前锋，而满桂又